

长篇历史小说

宋教仁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宋教仁

护法先驱

曾德厚何忠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宋 教 仁

曾德厚 何忠华 著

责任编辑：曾果伟 汤亚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125

字数：220,000 印数：6,001—10,500

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566-5}{\text{I} \cdot 1247}$ 定价：14.2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芙蓉北路 564 号 邮编：410008)

内 容 简 介

会晤黄兴武昌,成立华兴会;
结识中山东京,共创同盟会;
孙黄去国,力挽狂澜,组建国民党;

.....

宋教仁,这位护法先驱者,为争自由,街前就义彭刘杨,宋君鏖战汉口镇;缔造共和,国旗之争,孙中山、宋教仁分道扬镳;定都之议,宋教仁、马君武拳脚交加;追求爱情,红绡帐里,京城名妓,宋教仁愧对红袖;其间,可歌可泣:警同胞,陈天华蹈海;可鄙可怜:恨伪道,妓院床下“请出”俞学监。一幅幅鲜活的画面,如跃眼前;一幕幕辛亥风云,在书中尽得展现。

该书在大陆、香港两地同时出版。

目 录

第一章	长歌当哭出国门	(1)
第二章	同盟会里孙黄宋	(34)
第三章	只争中华一方土	(98)
第四章	唤起巨龙腾飞时	(147)
第五章	长夜黎明血如曦	(223)

第一章 长歌当哭出国门

一九〇四年晚秋，凄风苦雨笼罩着百业凋蔽的长沙城。淫雨时断时续淅淅沥沥湿透了大街小巷，凉透了党人的心。

从北门城楼上悬吊下几个木笼，笼中放着的几颗人头，经几日风雨，早已乱发纠缠面目模糊了。也许因为满清入主中原以来，汉人有三年一小叛五年一大叛的习惯，官府也就每年都要砍几颗所谓会党毛贼的头来示众的缘故，或许因为今年所砍的人毫无名气吧，总之，围聚在城门口内外的人群似乎对那木笼不愿看也不忍再看了。人们最感兴趣的是贴在城门旁边的悬赏告示，这告示贴了湿透，湿透了再贴已经三天了，看来这些被通缉者一定是些非同小可的人物。

被通缉者中，除了人们已知的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外，还有一长串陌生的姓名，为首者是黄兴、刘揆一、陈天华和宋教仁。四个人的名字上画着四个人头像，除黄兴胖厚的脸稍有几分特点之外，其他三个如出一辙不过是普通年轻后生的面容。一个蓄着小辫儿的老者指着这些头像对许多问讯者说道：“他们这些革命

党，哦，不不，是乱、乱党，勾结马匪福益，已经购买了枪枝弹药，还造好了炸弹，打算在十月初十也就是太后生日那天起事，要一举夺了长沙城哩！”

“嗨！这么大胆子呀，看他们的样子好像都是些白面书生嘛。”

“这可不是一般书生，告示上说这黄兴、刘揆一、陈天华是刚从日本游学回来不久的呢。”

“那第四个呢？没留胡子，看样子顶多二十出头吧？”

“对，他叫宋教仁，是常德桃源那边的人，真是这四个当中最小的，还是个嫩皮细伢哩。”

“嫩皮细伢也跟着造个么子反啰，砍了头又不是还能长的。”

“是呀，要是让他们来夺长沙，打来打去，还不知道有几个人头要落地哩。”

“对呀，”那蓄小辫儿的老者接过众人的话感叹道，“如今洋人到处欺侮我们，朝廷也苦于应付，百姓就别再来添乱了。俗话说得好，宁作太平犬，勿作离乱人哪！”……

这时，站在人群边上的一个年轻人却突然发出一声长长的痛苦的叹息：“唉！真是哀莫大于心死哪！”

这前不挨村后不靠店的一句话，如此响亮而深沉，包含着一种能感染人的忧愤和痛苦，立刻引起了在场人的注意。

不能识文断句者扭过头来，他们虽然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却想看清说这句话的人。

那老者和读书人是能听懂这句话的，他们也扭过头来。他们要看看在这挂着人头的地方，在这种到处捕杀乱党的时刻，却敢于公开唱反调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守在城门边上的两名清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拄着长枪掂起脚尖朝这边张望，两人商量着什么，似乎也要分一个人过来瞧瞧。

但人们看到的只是个普通的年轻人，瘦瘦的中等个儿，二十岁上下，穿一件老蓝布长衫，拖一条粗黑的辫子，手持一柄收拢的油纸伞，肩挽一个小小的土布包，一望而知是个从乡下来省城读书的年轻人。不过，这个年轻人却生着一张十分生动的脸，明净的前额下是一对弯弯的又黑又浓的眉毛，眉毛下是一双如同少女般明净的水汪汪的大眼睛，这双眼睛坦诚地面对乡亲们，如此热情却又充满了忧伤和痛苦，似乎有满腹的心里话要对乡亲们讲。

“喂，这位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讲吗？”人群中一位穿短装的老汉问道。

“我是有……”年轻人嗫嚅着，那满腹的心里话真是想冲口而出啊！他真想告诉大家，乡亲们哪！我就是他们想抓的宋教仁，这城头上挂的、城门边贴的全是我们华兴会和哥老会的弟兄。我们就是要倾覆虏廷恢复中华，挽救我们面临被列强豆剖瓜分的祖国啊。乡亲们哪，你们即使不能识文断句，我天华兄用白话韵文所写的《猛回头》也是一定能听得懂的吧，你们听：……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意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喂，你有话就说哟，莫尽让我们跟你一起发呆啰！”人群中又有一个中年汉子对他喊道。

“好，我就……”宋教仁刚张口要说话，可话音未落，人丛中却有个人大叫了一声“仁兄！”接着那人已冲到他面前说道：“嗨！你爹中风了，我们四处找你，你咋跑到这儿来看热闹呀！”说罢，抓着他的手便飞快地离开了城门，又钻进了附近的一条小巷。

这二人刚离开，守城门的哨兵就带着个挎刀的管带来了。那管带盘问了大家半天，略略思索一阵又向老者问道：“那后生伢操哪方口音？”

“湘北常德一带的口音。”老者答道。

“常德?!”当官的又问道，“是不是常德桃源一带口音?”

“这么细，老朽可分辨不出来。”

“你刚才说后来那人叫他仁兄?”

“那不过是邻里之间的客气称呼罢了。”

“不，不对!”当官的突然兴奋地说道，“既是常德口音，又提伞挽包，那就决不会是本地人，叫仁兄的仁就该是这个宋教仁的仁了!”

说到此，大约已想到了白花花赏银，当官的猛一转身对哨兵喝道：“快，快追!”……

二

傍晚，雨小住了。几缕霞光从云隙中箭一般地射出来，染红了湘江两岸。沉寂了数日的湘江又流金溢彩，像一段浮动的彩绸。岳麓山那满山的枫叶经秋雨洗刷显得更艳更红。一叶扁舟沿着江心的桔子洲缓缓地驶来，几只归鸦呱呱地叫着掠过江面投入洲头的树林中，一阵秋风扫过，传来那满山枫树卷起的阵阵涛声。

舟上站着两个年轻人。他俩默默不语，似为这两岸的风光所陶醉，更像是因一腔离愁难以消散而沉闷。这二人正是宋教仁和他的结拜兄弟刘复基。

刘复基，字尧澄，正是下午机智地把宋教仁拉出险地的那个年轻人。他生着细眉细眼小鼻小嘴，加之身材瘦小灵巧，看上去似乎要比他的“仁兄”小了许多，而实际上他只比宋教仁小一两岁而已。不过，他却真心敬佩他的这位兄长，愿追随左右为共同

的理想而奋斗终生。

他们是在两年前的常德府相识的，那时他才刚满十七岁……

那年的秋天是晴空万里金风送爽的秋天，宋教仁和几个来常德应过府试又应过了院试的同学下榻在五省客栈。这天，胡瑛、覃振等同学聚集在宋教仁的房间里，正为他院试落第之事而愤愤不平。

“真没料到遁初这份答卷竟然不是首卷，我看考官们不是一叶障目就定是有眼无珠的昏庸老朽！”胡瑛忿忿地说道。

“是啊，前两天还听说准放首卷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第八名？”一位同学附和着，又说，“依我看主考大人出尔反尔，其中必有隐情，不如大家一起去质询一番如何？”

“那倒也不必了，”覃振自信地说，“主考大人的批语既然传抄出来大家看了，足见他对遁初的答卷爱之真切，我看准是他身旁的几个师爷怕这答卷惹出祸端，故意降成第八名的。”

“算了，八名也好，首卷也罢，”宋教仁朗声说道，“我本无意于功名，参加县试府试和院试，实在只是母命难为。总之，请各位兄台再莫为小弟这事枉费口舌了。”

“对，”一向喜爱郊游以风流倜傥出名的胡瑛笑着道，“其实大家又有谁愿出仕而为这满虏的狗官呢，再说这八股文、科举制的一套早就该扔进爪哇国去了，不如趁这大好秋光出外走走，散散心，这常德府好些地方还没去过呢。”

大家见遁初真的不以名次为意，也就附和着，打算一起出外郊游。

这时，本来就半开着的房门大开了，一个瘦小后生背着光出现在门口。

“请问宋教仁先生是住这里吗？”来人身形虽瘦小，气宇却轩

昂，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在下就是宋教仁，请问先生有何见教？”

“我是为先生那篇策论来请教的，”

来人话音未落，只听胡瑛无可奈何地叹道：“唉，刚想出门，却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看来我们桃源遁初已经名满常德府了啰。”

遁初是宋教仁的字，他的文名确实是因这篇策论而始。

原来，当年的策论系主考官江标亲自命题。院试的策论题为《晋通吴以制楚，卒为东诸侯之患论》。出题者乃是这位倾向维新的主考大人，他是针对当时西太后那拉氏与李鸿章正推行的“联俄制日”的政策而出的题。宋教仁答卷时更是借题发挥，文章开门见山立论道：“甚矣，以夷制夷之说之谬也！”最后则大声疾呼：“当不惜杀一人以谢四万万之同胞！当不惜杀一人以安万世之天下！”这要杀之两人当然是指李鸿章和那拉氏，主考大人阅卷至此，兴奋地提起朱笔眉批道：“痛快，痛快！奇人，奇人！”……

来人听胡瑛似乎话外有音，问道：“敢问各位兄台是要急着出门么？”

宋教仁只好照直答道：“实不相瞒，我们正打算到郊外走走。”

“那好，”来人爽快地说道，“在下叫刘复基，从小在常德长大，各位兄台如不嫌弃，我来充当向导如何？”

胡瑛一听首先叫好，站起来对刘复基说：“那好，那好，就请你这位刘小弟前面带路吧。”

于是刘复基宋教仁在前，胡瑛等在后，一行人出了南门，沿大河街而行，边走边看边走边聊，游过了东门皇经阁，便都有些累了，大家就面沅江而坐稍事休息。谁知刚坐下来刘复基就掏出一张纸笑着对宋教仁说道：“先生的文卷我早已从别人那里抄来了，先生疾呼欲杀之二人实乃出卖国土的独夫民贼，凡有良知者谁能不拍手称快！只是杀一人以谢四万万同胞犹可，杀另一人以安万世之天

下，就令在下百思难解了。敢问此言真是先生的由衷之言么？”

“哈哈！”宋教仁起身笑道，“试卷岂能全吐真言？真没想到竟被你一眼就看出来了。”接着又叹道，“我本大汉民族，堂堂华胄。自爱新觉罗入主中国以后，汉人屡遭磨难，倍受煎熬，受尽外夷欺凌，我早已立下重振中华之志，岂能只顾杀一人而安满清万世之天下？！”

“好哇！”刘复基也激动地站起来，望着宋教仁揖手道，“仁兄有重振中华之心，小弟也早有恢复我汉光威仪之志，两天前只是拜读了兄台的文章，今日一晤真觉相见恨晚啦！”

“对！自古白发如新，倾盖如故，”望着刘复基那激动得红红的脸，宋教仁立即还礼道，“兄弟，从你一走进客栈大门，我对你早也是一见如故了！”

就这样，并未举行什么跪拜、歃血之类的庄重仪式，二人便自然而然地改了称呼，并开始了他们长达十年的志同道合的兄弟情谊，直至他们先后壮烈殉国……

小船靠近洲头。刚近岸，刘复基便敏捷地跃上岸边的小路，将船缆系牢在树桩上。二人分别拎了些酒菜，请船家就在此等候，便沿着蜿蜒的小路，径直上了面江的那个凉亭。

凉亭四周沉寂无人，除了秋风卷着些落叶从亭前飘过，便只能听到阵阵林涛和呜咽的江涛声。二人先各自斟满了酒，对着那挂了人头的方向洒酒遥祭了还不知名姓的几位弟兄，这才慢慢地坐下来说开了知心话。

“遁初兄，就要分手了，常德方面的事你还有什么交代的么？”

“唉，”宋教仁轻轻叹了口气答道，“该商量的都商量过了，回到家乡请转告弟兄们，分散开来后，切切不可莽撞从事，万一有人查问，就尽管往我身上推，不可逞强而作无谓之牺牲。”

“是这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放心，我会妥善安排

好的。等我找到马福益大龙头，先杀了告密的叛徒，整顿好队伍，再图大举！”

“好，尧澄，”宋教仁关切的注视着他的义弟说，“你很早就参与哥老会的活动，还被举为金凤山刑堂，我相信你会很快与他们联系上的，只是……”宋教仁似乎还有什么重要的话要交待，却欲言又止。

“遁初兄，只是什么？”

“只是有了这次的教训，我以为今后我们对哥老会之类不可寄望过大了。”

“哦！？”刘复基有些惊疑地望着他的义兄，着急地说，“这倒是我从未考虑过的，仁兄你快说说。”

“唉，”宋教仁沉重地说道，“我们来长沙三天了，看来，除了黄吉亭牧师家，所有的机关尽遭破坏了，克强、揆一、天华诸兄又四处逃散，你我弟兄也只能各奔东西。为了这次义举，克强兄将家中的三百亩祖田变卖了，谭人凤老先生甚至卖掉了他的那只心爱的鹦鹉，可结果呢，却只是因为哥老会中一两个败类，贪图点蝇头小利就将革命毁了，这难道不令人深省么？”

“败类归败类，咱马龙头马大哥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刘复基对此似乎有些不同看法。

“马大哥当然是深明大义的龙头，我也不是说不能与他们同盟共举义旗，”宋教仁解释道，“只是纵观会党之历史，几百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马大哥这样能高举反清义旗又能与革命党合作者有之，不满现状又无路可走的贫苦农民和引车卖浆者之流有之，去年华兴会成立，我同克强兄进山一次，我发现他们的队伍中已混入了许多无知无识，只知打家劫舍寻花问柳的无耻之徒。对这种人即或加以利用也要慎之又慎，岂能寄以厚望？”

“是的，帮会中人一向良莠不齐。仁兄放心，我这次回去后加

倍小心就是了。”听宋教仁这样说，刘复基似乎已经释然，想到他的这位义兄正被清廷悬赏通缉，又独自去武昌未卜吉凶，不免生出几分愁怅，更十分关切地问道，“遁初，你这次去武昌，如果找不到克强兄打算怎么办？”

“或者回桃源或者留武昌啊。”

“不不，桃源万万不能回了，通缉令是发往全省甚至是发往全国的，你可别自投罗网。”

“那就留在武昌好了，听说胡瑛和许多科学补习所的同志还在武昌，武昌乃形胜之地，我去了，正好可以同大家一道大干一场！”

“武昌，形胜之地……”刘复基突然站起来，环顾着这个小小凉亭，兴奋地问道，“遁初，你还记得你的狂生狂言么？”

“狂生狂言？”宋教仁见复基突然如此兴奋，也站起来带着几分豪迈说道，“自幼就得了这狂生的雅号，真不知兄弟今日所指是哪几句狂言了？”

“你忘了，武昌，形胜之地，漳江阁……”

“哦，漳江阁，漳江阁，”宋教仁笑着答道，“那可真像是些狂言了。”

二人说着话，那漳江阁上发生的往事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如此鲜明地浮现在眼前……那时，宋教仁院试落第回到桃源不久，又决定赴武昌求学。行前特地请了新结识的兄弟刘复基来桃源小聚。入夜，复基和漳江书院的同学一起登上了有名的漳江阁。望冉冉升起之明月，听滔滔不绝之水声，书生意气本浓，又恰逢同学皆少年，大家便纵论起古今中外的政治得失来，谈到山川险要时，胡瑛文兴大发，背诵了一段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州域形势，湖广序》：“湖广之形势，在襄阳乎？在荆州乎？抑在武昌乎？以天下言之则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在荆州，从湖广言之，则在武

昌，此不刊之论也。”宋教仁听后笑着说：“经吾老弟诚食古不化者也，今日之武昌，雄据长江及南北水陆交通枢纽，无论以全国言，以东南言还是以湖广言，形势皆在武昌。”说着，又激动地挥动起他那把两面都绘着地图的折扇说道：“如果一旦有英雄起事于东南，首先宜夺取武昌为根据，西因粮于蜀，南接援于湘，系湖广总督之头于肘后，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然后成立新政府，徐图北伐，直捣北京，定可得志于天下！”

“依我看，那次兄台所言也不一定就是狂言，历史发展非凡人所能预料，谁敢断言未来之革命伟业就不是从武昌发难呢？”刘复基感叹道。

“是啊，武汉三镇鼎立，两江汇流，陆路水路，九省通衢，确是个形胜之地，我等能看出这点，那满虏也在此驻有重兵。”

“据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咱唐才常师就是在武昌就义的。”复基有些忧郁地说，“遁初，你已是被通缉之人，此次北上，已不同往日，临别前听小弟一言好吗？”

宋教仁见刘复基别情依依，也觉心中怅然，便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兄弟，不置一词。

“遁初，小弟一向敬重兄的才学文章，但又常常为兄恃才傲物不分场所就发表言论而担忧。兄心地坦然又爱冲动，我真是担心上午在城门前发生的事，往后在武昌和别的地方再发生呢。”

“放心吧，亮澄，”遁初十分感动地望着兄弟说，“以往在常德大家议论革命，多是纸上谈兵，有了这道通缉令和城楼上吊下来的几颗人头，我今后真是要谨于言而慎于行了。”

到底是久雨晴未老，那射出云隙的几缕霞光又很快被浓云遮盖了，天空由灰至黑飞快地暗了下来，二人已到了不得不离开桔子洲的时候，只好沿着曲径朝小船走去……

翌日黎明，宋教仁已经登上了一只驶往武昌的运煤船。天空中又扯起了细细的雨丝，复基在细雨中到岸边送别，两个人好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是的，此时多多珍重保重之类的话似已嫌多余，船离岸了，宋教仁很想说些豪壮的话来冲淡一下这满腹的离愁，可到底是在有人的船码头，不比在凉亭上了，一急之下突然想起克强兄用华兴公司来掩护他们的秘密组织华兴会拟用过的两句话，于是大声说道：“尧澄，你还记得公司的宗旨吗？”

“记得，记得，”尧澄果然会意地笑道，“是同心补（扑）满吗？”

“对，对，还得要记住当面算清哟，哈哈哈哈哈！”

同心扑满，当面算清。意在扑灭满清。在码头上的人们还没听清听懂之前，运煤船已渐行渐远，慢慢地消失在灰蒙蒙的江面上……

三

蒙蒙细雨，时断时续，运煤船沿湘江缓缓北去。

船不大，又载满了煤，船舱里所剩位置就仅够宋教仁和梢公生火做饭，勉强睡觉了。梢公是个年过五十神情木讷的人，整日里都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忙着摇橹行船，并不答理这位先生，有时先生问话多了，也只是勉强嗯上一声，那神情形同一个半聋半哑之人。宋教仁自觉无趣，只好雨住时上船头透透气，看看两岸风景，雨来了便回舱看看书，独自想着心事。

这日入夜，煤船泊在一个小镇的旧码头上。

这个码头不大，江面上东一只西一只的泊着几条木船。沿江

倒有半条小街，大约也有两三家店铺，宋教仁本想上岸随意走走，或者就干脆宿在镇上，一来苦于囊中羞涩，长沙黄吉亭牧师所赠川资仅够赴武昌之用，二来这位梢公怕不好说话，万一明日起得迟了，梢公弃他而去又如何是好。于是只好就着那盏如豆的油灯看他的这本《东洋史话》。隔着锅灶，梢公在对面早早地和衣躺下了，不一会儿便扯起了均匀的鼾声。鼾声虽不算太大，但在这沉寂的江面上却盖过了风声水声和秋虫的叽叽声。

宋教仁情知今夜难以入眠，打算一口气看完这本书，谁知看着看着竟觉口干舌燥，头晕目眩，四肢也酸疼起来。哦，一定是连日奔走感染风寒了，万一船未到武昌人却病倒在外那就太糟了。以他往日的经验，赶紧喝上几口水，吹灭了灯，和衣钻进了梢公给他的潮潮的被子里……

呼噜……呼噜……呼噜……

这是什么声音？是母亲还在纺纱么？对，一定是她老人家还在纺纱，从记事起，母亲总是夜夜都在纺纱，仿佛永远都有纺不尽的棉花抽不尽的纱啊。十岁那年，父亲去世了，母亲夜里纺纱的时间更长了，有时竟会一夜纺到天明，眼睛也熬得红红的，才四十出头的人，竟已纺驼了背纺弯了腰。不行，再这样纺下去会把娘身子骨搞垮的。

“娘，天都亮了，你老人家也该歇歇了。”

“哦，是初儿从武昌回来了，昨天你们书院有人带了话来，要你一回家就立刻去见黄教谕，说是万分火急的事哩。”

“是吗？那我就快快地跑去吧。”

跑呀，跑呀，怎么跑得四肢都酸痛了，璋江书院还没到啊？跑呀，跑呀，咦？怎么突然间变得轻飘飘的，莫非有仙人在助我腾云驾雾了？对，腾云驾雾，腾云驾雾，你看我们的书院不是转瞬